

# Thinking, fast and slow

## 总结/概要：

1. 管理人类思维的基本系统有两个，系统 1 是一个快速反应的快系统，基于直觉和过去的经验；系统 2 是缓慢思考的慢系统，消耗能量，约束冲动的快系统。
2. 有违逻辑的决策往往不外乎两个原因：选用了错误的系统，或是高估了自己思维系统的能力。
3. 选用了错误的系统是由人们往往套用一些基于经验的简单有效的规则进行决策，但却忽视了潜在的复杂性。缺乏判断相关因素的能力会导致高估自我能力。书中进一步列举了一些常见却少有人意识到的行为逻辑谬误类型。

## 正文：

我们似乎生而懂思考，并且我们也总觉得自己的思考是正确无误的。然而，正如种菜也得看看教程，使用电器也得翻翻说明书，我们却很少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需要看看关于“思考”的说明书。我也时常在想，我自己作出的那么多正确和错误的决策，有多少是因为我正确用了我的“思考”，又有多少实际上是用不上我的“思考”。

碰巧，最近看到了一本关于思考的说明书。

2002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他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提到了人实际上在思考时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快的系统，一个是慢的系统。一如书名，思考实际上分成了快和慢两部分。不知各位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学车的时候无论怎么开总会出错，等自己练熟了之后，却无法想起自己是怎么开车的，一切犹如自然，无需经过思考。学的时候用的慢系统，学会了之后，用的快系统。

这本书正是讲述和分析的这种奇怪现象。

人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动物，在思考上也是，快的思考消耗更少的能量，慢的思考消耗更多的能量。人类会把经常重复的思考变成一种不需要思考的模式，只需反应即可，打个比方，大家会很容易算出 2 乘以 3 等于多少，或者 199 乘以 100 等于多少，但当我们计算  $17 \times 19$  等于

多少的时候，我们则需要停下来仔细思考，而当我们疲倦的时候，则可能连提笔算一下的冲动都没有。这两个系统有些时候也是互相冲突，大家可以试一下在你走路的时候，突然问一下自己  $99 \times 88$  等于多少，你会发现自己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来。嗯，为什么走路这么简单的事情，会被  $99 \times 88$  所阻碍呢？因为思考  $99 \times 88$  除了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同时，它还得耗费你更多注意力。这也是交规里面不允许司机用手机的最重要原因。

这种耗费注意力在大部分时候实际上是一件好事。

丹尼尔卡尼曼在以色列军营工作的时候，有不少飞行教练说每次飞行员飞得差，只要骂了飞行员之后，飞行员下次就会飞得更好，因此每次只要骂飞行员即可。丹尼尔卡尼曼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但说不出为什么，于是他收集了被骂的飞行员的飞行记录和没有被骂的飞行员的飞行记录，并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他们在每次飞得差之后再飞的成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总体而言，两组飞行员成绩也没区别。这是为什么呢？

丹尼尔卡尼曼发现，所有飞行员的飞行成绩实际上都是在一个平均值附近波动，只要每次飞得差，下次就会向均值靠拢，反之亦然。于是他认为骂，甚至所谓的反省都是没有用的。那这个和注意力有什么关系呢？人在日常生活中最早形成的快系统就是两件事重复先后发生，会把第一件事当作原因，后一件事当作结果，而要详细分析两件事的因果关系，是需要大脑去思考的，是需要启动慢系统的。丹尼尔认为，飞行成绩最应该想办法提高的，是均值水平。所以说这种耗费注意力的思考，实际上是好事，是高效决策所需要的。

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媒体在报道一个球员在一个赛季的表现好的时候，倾向于说这个球员有多努力多勤奋。而当紧接着的一个赛季变得差的时候，媒体又倾向于说该球员有多懒惰，这个现象是不是和以色列飞行员的事情很像？

实际上从这个现象来说，人的思考还缺少统计学的逻辑。

卡尼曼举了个例子，假设有一个单身女性琳达，31岁，外向且非常聪明，读哲学专业，求学时，她非常关注歧视和公平的话题，也经常参与反核游行，那么大家觉得下面哪个更靠谱些：

1.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
2.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并且参与女权运动

卡尼曼的实验中，大部分人选第二个选项。实际上，第一个选项包括了第二个选项，概率更高。卡尼曼认为，人在思考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用快系统去推断结论，以某些群体可能有的特征去归类另外一个群体。

如果你觉得上面那个例子比较容易猜到结果，那假设抛 6 次硬币的时候，有一组是 3 次人头像和 3 次花面随机分布，另外一组是 6 次都是人头像，你会觉得哪一组是正常的？是不是觉得 6 次人头像的概率很低？实际上这两种结果的概率都是一样的。但我们会觉得第二组非常违背直觉，以至于不能相信这个也是正常的。

在经济学的假设里面，人是理性的，也就是人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然而仅仅基于上面这么几个例子，我们就可以发现，人并不是真的理性的，即使信息是完全对称的，人也不一定能够作出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决策，甚至乎是完全错误的决策。比方说股票市场，在大部分价值股超跌的时候，应该就是入场的时候了，比如 A 股 2011 到 2012 年之间，但是大部分人看不到市场终将会均值回归的可能性，很少人会把全体样本发生的概率考虑进去。

卡尼曼在论述人缺乏概率性的思考方式之后，在书中也讲了他对传统经济学假设最为震撼的一个理论，那就是前景理论。卡尼曼认为，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是取决于结果和设想的差距，而不是结果本身，换言之，人在决策的时候，会比较心里所设定的参考标准，然后参考实际结果和这个标准之间的差别，并且，人对损失的厌恶要超过对收益的喜悦。打个比方，一个人在获得 100 块时，这 100 块所能带来的效益应该是和损失 100 块的效益是一样的，但是在人的心里面，损失 100 块的心里效益实际上是远远大于 100 块收益的。

我们考虑一下下面这些例子，假设你有两个选择，A 选项肯定赢 1000 元，B 选项是 50% 可能性赢得 2000 元，你选哪个？不出意料的话，大部分人都会选择 A。再假设你有另外两个选择，A 选项是肯定输 1000 元，B 选项是 50% 可能性输 2000 元，这时你会选哪个呢？大部分人应该会选择 B。

实际上这两个方案是一样的，对于方案一，既然 A 可以肯定赢 1000，也就是说 1000 元是肯定有的，也就是说选择 B 的时候，是 50% 的概率赢得 1000 元，50% 的概率损失 1000 元。对于方案二，既然 A 肯定输 1000 元，也就是说选择 B 的时候，是 50% 的概率赢 1000 元，50% 的概率损失 1000 元。然而人在选择的时候，会因为对损失的厌恶，而在第二个方案下选择冒险，即选择 B，但是在第一个方案的情况下选择保守，即选择 A。而这里的区别，仅仅是因为两种表述不同，导致人对损失和获取的锚定不一样。

各位是否投资的时候，有这种问题发生？比方说你今年的目标是赚 100 万，假设 A 方案肯定赚 200 万，B 方案是 50% 的几率赚 100 万，50% 的几率赚 300 万，这时你会发现 A 方案似乎更加可取，但是假设你把目标定 200 万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 B 方案更加可取。但实际上这两个方案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参考目标的变化，就足以使得一个人对利

益的判断有所变化，而不是结果本身。回过头来，如果你是老板，你想员工冒险的时候，你应该把目标定得高一些，你想员工保守一些的话，就应该把目标定得低一些。但也得关注可能达到的结果，而不仅仅是目标。而员工，大部分实际上并不一定会根据结果本身来判断是否值得冒险。再比如说遇到已经亏损的股票，实际上不应该考虑买进去的价格，而是应该考虑之后可能得到的结果，否则就会掉进损失厌恶的陷阱里面而不能自拔。

在选定投资的标的，比如升学，比如买房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考虑结果本身，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目标，而我们在设定目标的时候，也得反过头来看看这样的目标是不是会使得我们作出过分的冒险。卡尼曼也就凭借这个理论，使得经济学的假设变得动摇。

我无意于说经济学有什么问题，倒是在读了卡尼曼的书之后对索罗斯的反身性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市场本身对预期的加强，实际上也是人性这个系统的自我加强，在 AQR 高管 K. Daniel 和 T.J. Moskowitz 的论文 Momentum crashes 中，作者发现追涨杀跌的动量策略，在股票市场的熊市时会不断放大亏损，而 T.J. Moskowitz 作为行为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或许也意识到了人的非理性？

我推荐大家还是翻一翻这本书，对大家的决策质量会有所提升，毕竟人生就是在决策中度过的。